

清明里至纯至善的人性灵光

张云波

淮北的早春、仲春是一个棉衣、单衣轮番上阵的季节，季春才是它最美的时候。可以去相山，看那满眼的峰峦叠翠；可以去南湖，亲近那一池的暖水柔波；可以去黄里，触摸那成簇连片的灼灼桃花；可以去临涣，体验那雾气结顶的棒棒茶香。比这诱人景致更加美丽的，是清明时节淮北人慎终追远以及热爱自然的那份至善至纯的人性灵光。

多元融合：造就地位独特的那份荣光

一般在公历4月5日前后的清明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与上元、立夏、端午、中元、中秋、冬至、除夕一起并称为民间“八节”。“秋贵重阳冬贵蜡，不如寒食在春前”（王冷然《寒食篇》）。清明节融汇了寒食节和上巳节两个古老节日的精华内容和传统习俗，奠定并发展了其在春季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大节地位。另外，它融合了清明节气和清明节俗，节气在时间和天气物候特点上为节俗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节俗在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两个层面上丰富了节气的内涵。

扫墓祭祖：延伸慎终追远的孝道内涵

扫墓祭祖，在淮北广大农村俗称“上坟”，这种对祖先的“思时之敬”和返本追宗的仪节，是清明节期间的核心活动。明《帝京景物略》中记述：“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榼，粲粲然满道也。”扫墓祭祖活动通常是在清明节的前10天，极少数地方是在后10天。地区不同，每家经济条件不一样，祭扫的方式也就有所区别。“全家带着锹和锨，都为先坟把土添”。淮北人祭祖，是和孝道绑定在一起的，上坟前要先给祖先坟上培上新土，俗称“添坟”，老少一起剪除杂草，修整陵木，挖土培坟。后人携带纸钱、花圈、鞭炮、香烛等祭品，到死者墓地进行祭祀，以表思念之情。远离故乡客居外地的人不能亲临墓地祭祀，便进行“遥祭”，在家中或附近野外设祭，向着故乡祖先墓地方向，焚

纸燃香，行礼揖拜，恭请先祖享祭。淮北人上坟，往往倾家出动，郊野间人群往来不绝。机关、学校组织开展清明祭奠英烈的活动，让波澜壮阔的历史涵养我们的民族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绿色祭祖”“网上祭祖”等新生事物和现代载体与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精神层面的明德归厚，庄重而宁静。

禁火冷食：珍惜来之不易的那份美好

“鸟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白居易《寒食野望吟》）。清明节融合了一个较早出现的节日寒食节的习俗，民间自古就有清明“禁火冷食”的习俗。先民们钻木取火，取火的树种往往因季节变化而不断变换，改火与换取新火成了古人生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农历三月正值改火的时节，人们在新火未到之时，要禁止生火。直到现在，淮北南部的一些地方，还保留着清明节吃“饽饽”一类冷食的习惯。淮北中部地区的民间，有忌使针、忌洗衣、门前洒灰线、做清明羹的习俗。

插柳煮蛋：寄托祈福免灾的那份心愿

中国民间有清明节插柳的习俗，其来源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纪念教民稼穡的农事祖师神农氏，一是纪念明志守节而焚身柳树之下的晋国臣子介子推，一是受观世音手持柳枝蘸水普度众生的启示，认为柳条有驱鬼辟邪的作用。淮北人把柳枝插在屋檐下，除了沿袭传统的纪念和驱邪习俗，还有以此预报天气的功能，当地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的民谚。另外，淮北人还有清明戴柳的习俗，“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把柳条编成罗圈状，戴在头上，由此发展出祈求长寿的意蕴。淮北部分地方有用柳叶浸水洗眼的习俗。淮北人还有清明煮鸡蛋的习俗，借煮蛋“脱壳”，寄寓人们对生命与生育的敬畏以及对吉祥与兴旺的期盼。孩子们和小伙伴们一起将自己手中的熟蛋相互炫耀一番，然后两两相撞，碰击剥皮，儿时的快乐简

单而明净。淮北人在习俗里的欢声笑语，就像花瓣遇到了雨滴变得更加晶亮起来。

踏青游春：乐享春暖花开的那份安闲

清明是个富有特色的节日，既有扫墓祭祖的深沉思念，又有踏青游春的畅怀欢笑，因此清明节又被称作“踏青节”。四月清明，春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空气清新，潮湿的土壤中散发着淡淡的青草气息，姹紫嫣红的百花遮掩不住散发的芬芳，所有灿烂的愉悦与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这一时节缓缓流淌起来，撩拨着人们亲近大自然、拥抱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冲动。“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王维《寒食城东即事》）。在明媚的春光里，淮北人骋足青青原野，或观赏山川风光，或游览名胜古迹，或欣赏烟雾迷蒙中的桃红柳绿，或品味晴朗碧空下的柳絮如烟，或拔河、斗鸡，或荡秋千、放风筝，心情在生命的长卷上尽情挥洒，快乐也渐渐从脸上潜入心底。

点瓜种豆：荡漾田园劳作的那份喜悦

作为时序标志的清明节气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和珍重。农谚说“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清明对于农业生产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节气，气温变暖，降雨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孩子裹着满脸的泥土嬉戏，妈妈忙着挑选种子，爸爸顶着满头的汗水扛着锄头点种，低头土沃肥壮，抬头云卷云舒，少些浮躁与彷徨不安，多些宁静与喜悦，这便是最传统最朴实的农事景象。清明节植树，发端于清明戴柳插柳的风俗，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的清明时节，植树顺应天时，对应自然规律，树苗成活率高，成长快。清明里，每一缕阳光和每一丝生长都充满着生命萌动的美好和希望。

淮北人的每一种情怀都是有面孔的，就像春光里长出地表的各种各样的花花草草。清明节日里孕育着淮北人心愿与祝福的羽翼，清爽明丽的天空里拥抱着淮北人一双双随性飞翔的眼睛。



抱愧奶奶

况永夫

不日前，老父亲给奶奶立碑的心愿达成。那天傍晚，在十里长山公墓，我蹲坐在爷爷、奶奶、叔叔的坟前，丝丝东风，拂面而煦。那跳动的火苗，阵阵暖意，些许人、些许事鲜明如初，浮现眼前。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奶奶对我疼爱有加。她每次回娘家——吴窑，都带着我。吴窑村位于赵集十里长山的西山坡，杏树、枣树、柿子树遍野满山，小时嘴馋，究竟狼吞虎咽了多少杏、枣、柿子，搜寻一下记忆库，印记荡然无存。然而，三舅佬山地里种的豆角，我倒是吃得有滋有味。顺着满是棱角石块的山间小路，硌脚。但一想到石塘窝里的豆角，就顾不得了。豆角一簇簇，长约10厘米。摘几个，甜香，解渴，美味。奶奶叫它“兔子腿”，说这个品种耐旱，不要搭架。

在山的那一边，就是奶奶的娘家。奶奶是七十一岁去世的，在山的这一边，就是奶奶的墓地。可谓生于斯归于斯；叶落，入土，归根，为安。下山，回望奶奶的墓碑，碑顶红布包裹，醒目。

“奶奶，请谅解孙儿不孝。”我默念道。记得那一年，我还在老家上学。有一次，奶奶误将瓶子里的中药“冰片”当成了“碱面”，蒸出来的大馍哪里能吃啊。我使性子、耍脾气，说奶奶老眼昏花了。奶奶没有辩解，用拐杖一次敲击地面，不停地对自己无用。“奶奶，请原谅孙儿不孝。”我默念道。

奶奶过世那年，我在新安初中上初三。同学李安亮骑自行车把我送回老家，在第一进院子的堂屋，我看见奶奶躺在床上，身上蒙上了白布，还没有入棺。不知如何，到了门口，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流下来，傻傻地站着。

29年过去了，可我还是不能原谅当年的自己，不能饶恕自己当年犯下的过错。如今除了抱愧，还是抱愧……

清明，柔软的时光

张宏宇

清明是垂挂在思念里的春柳
在微风中飘摇
倒映在溪水里柔柔软软
清明添加一杯黄土
便埋进了祖辈们
一辈子的日子

在喧嚣的都市里
清明给了我们心灵的栖息
有了对亲人的寄托
有了可以跨越时空的感情交流
那种在心底的宁静
柔软着人生的四季

清明是思念的
思念是柔软的
只要触及心里的情愫
便会流淌出刻骨铭心的思念
缓缓地，顺着时光的河流
不断地涌来

清明，多情的时节
蘸着湿漉漉春雨
挥洒着思念
我要给山坡上
路过的每一个墓碑
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清明回乡

李世剑

杨柳青，春花开。从濉溪开往临涣的电动汽车欢快地穿梭在绿化带中。春风梳柳，轻轻地；小鸟飞翔，静静地。桃花红，李花白，油菜黄，女贞青，一眼看不到边的麦田绿油油的。濉沟里的鸭儿，还有几只野鸭陪衬其中，一会儿钻入水中，一会儿扑闪着翅膀，的确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电动汽车里坐满了旅客，大凡是去临涣踏青的，嘴里念叨着，隔了一年没来，满眼不是以前的模样，咋变得这样快呢？高大的牌坊吸引着她，龙凤呈祥的图

案让她的眼睛发直。街道一切是新的，路灯华丽壮观，车辆排放整齐，广告牌古色古香，绿化参差不齐……，怪不得茶前饭后的人都预约着坐着电动汽车去临涣。村村通，通的是人心。过去车票七元，现在一元，还不用等前伺候，乱转圈，多好啊！到母亲坟前，我一定告诉她。我为这位母亲感动。

感动她念叨着的是实话。是啊，“离开老屋友邻望，回首情怀泪满眶。扁担肩挑几相挂，锅台流传三餐香。炊烟聊起天人别，愁绪绵连杨柳长。逢节举杯同祝庆，衷心感谢故娘娘。”没有坐过电动汽车的母亲能看看临涣该是多好。看看临涣杏花映天红，桃花笑春风。

果然，“杏桃含笑楼台间，藤绕长廊曲径还。塘前柳青鱼鸭跃，田边苗秀绿油颜。千村公路车纵横，四面游人步不闲。健美广场歌扭跳，后生追梦敢登攀。”这是临涣一番新景象，确实使人愕然。下了车的人东张西望，眼花缭乱。恰巧，我们遇上了“百名记者看临涣”活动，狮子、龙灯、高跷……，满街生龙活虎，生气勃勃。

临涣自从评为“安徽省历史文化名镇”“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安徽省特待着清明回乡的朋友。

诗词里的清明

魏益君

命的感悟，把追思与嬉戏均匀地撒在四季，让岁月芬芳，让灵魂春色永驻。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这是陆游的哀婉诗句，道出了千万游子清明归与亲人团聚的心声，流露出淡淡的无奈和惆怅。“卷地风抛市井声，病夫危坐了清明；一帘晚日看收尽，杨柳微风百媚生。”宋代诗人陈与义这首绝句充分反映了对清明节的留恋和倾情。

清明扫墓，成为历代诗人的神来之笔。“耕夫召募爱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试上吴门窥郡廓，清明几处有新烟。”唐代张继的《闾门即事》。再有宋代诗人黄庭坚的《清明》：“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最具代表意义的当属明朝高启的《送陈秀才还沙上省墓》，诗云：“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

宋词中的清明更是清丽委婉。“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葬花铭。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这是南宋吴文英的《风入松》，这首词是清明怀人之作，清雅素淡，细腻委婉，抒发了作者醉心于缅怀往事的惆怅之情，表现了作者对意中人的无限思念与盼望。

宋代张先的怀人之作却透着孤寂与愁苦。“青门引·春思”：“乍暖还轻冷。风雨晚来方定。庭轩寂寞近清明，残花中酒，又是去年病。楼头画角风吹醒。入夜重门静。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词中所写时间是寒食节近清明时，地点是词人独处的家中。全词抒写了词人感于自己生活孤寂，因外景而引发的怀旧情怀和忧苦心境。

唐诗宋词里的清明，总是带着淡淡的清雅和浓浓的风韵，给人无尽的遐思和心灵的慰藉。

清明是种信仰

张辉祥

清明，一种品质，对为官者来说，这是廉洁的信仰；清明，一个节气，对农民来说，这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农耕信仰；清明，一个节日，对每一个人而言，这是追思祭情的信仰。

据史书上说，清明祭奠曾是古代帝王个人独享的信仰，或许他不肯与人分享这清明时节的情思？可是，当晋国公子重耳下旨在清明节前一两日不准生火做饭，只吃冷食，纪念为之“割股奉肉的介之推”以后，青青的柳枝便拂去“寒食节”的哀思，反而让“清明节”承载了一场全民祭奠的盛典。在那纷纷细雨中，唐代诗人杜牧着一袭素袍，骑一匹跛驴，吟出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千古名句，把这虔诚的祭奠之情渲染到了极致。其实，清明就是一种信仰，一种民族、国家、家族的精神文化信仰。

清明，无论是陕西黄帝陵的“公祭轩辕黄帝典礼”，还是河南新郑黄帝故里的拜祖盛典，抛开“黄帝之争”的经济利益，剩下的全是信仰：“同根同祖同为炎黄子孙，同心同愿同拜炎黄始祖！”是的，一个民族的认同感，是建立在积极传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祭黄帝，他人文始祖，勤劳勇敢；祭炎帝，他尝遍百草，创立农耕文化；祭帝尧，他禅让，大公无私废除家天下；祭大禹，他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清明，祭祀亡灵，为民族、为国家、为家族，它是我们最虔诚的精神信仰。

公祭，就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民族信仰。

清明，万物生长皆此时，苍松翠柏环英烈，人们在铭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前默哀献花，一种爱国主义信仰油然而生。无论是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还是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或是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批革命先烈为之前赴后继、不懈追求、流血牺牲，忠诚着自己的信仰。清明，我们凝望着鸭绿江的对岸，遥祭长眠异国他乡的英魂，保家卫国；清明，我们在南京“遇难者300000”的石壁前深鞠一躬，勿忘国耻；清明，我们献一束鲜花在汶川大地震的废墟遗址上，多难兴邦……清明的缅怀，和国家联系在一起，就成为一种振奋向上的信仰。

爱让我们手同携，身相依，心相连。理所当然，亲人永逝的时候，我们的爱也就应该随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身影而去，为他们做一盏引路的明灯。所以，不管逝人如何，我们这些生人都会在清明这个特定的日子，扶老携幼、拖家带口，来到亲人的坟前，燃上香烛纸钱，奉上瓜果祭品，并在内心的深处道一声：你在他乡还好吗……千百年来，人们都是这样做，没有人问过为什么。似乎只有这样做了，才能让逝者温暖、生者踏实，对得起列祖列宗，或许这就是清明的家族信仰吧。

清明，祭祀亡灵，为民族、为国家、为家族，它是我们最虔诚的精神信仰。

清明·故乡

周广玲

桃红柳绿 燕子衔泥
清明时节既不清也不明
雨蒙蒙笼罩了春色
霏霏细雨锁住了
农耕忙牛

清明 故乡
错落有致的村舍瓦房
袅袅炊烟写着思念
我还能叫出的长辈们的叔嫂娘娘
依然叫着我的乳名

故乡在清明里清明起来
我满怀崇敬的心情
祭奠我的祖辈
高高的岗陵上
满坡的油菜绽放着故乡的乡情

他们不愿离开家乡
走得再远
也会叶落归根
因为故乡在祖辈们的心中
是一片安宁的地方

春天里的思念
被细雨打湿
清明时节我拔了一把野草
把一行行湿漉漉的乡土诗
种在故乡的荒冢